

纪念张光铂教授

让逝者安息吧

党耕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 100191 北京市)

敬爱的张光铂教授离我们而去了。我们依然陷于悲痛之中。回忆张教授一生的为人处事,许多事至今依然令我们感动不已。他是我们学习和追随的榜样。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体现在他为推动中国脊柱外科事业发展上所作的突出贡献,我们当珍视和发扬。

“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是中国骨科医生自己的学术组织,《中国脊柱脊髓杂志》是中国脊柱外科医生爱不释手、视为良师益友的专业杂志,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脊柱外科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之一。组织的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以不同栏目刊登的研究论文、经验与教训的报道等,吸引着骨科临床医生,受到广大骨科医生的喜爱、支持和参与。在引导和推动中国脊柱外科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许多中国骨科医生开始运用现代诊疗技术,开展了对多种脊柱疾患的诊疗研究。中国的脊柱外科事业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在这个历史关头上,张光铂教授高瞻远瞩,倡议建立“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组织与开展学术交流,并创办了《中国脊柱脊髓杂志》。从那时起,张光铂教授便把办好学会与杂志当作自己的事业。他把自己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无私地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呕心沥血、坚韧不拔、克服种种困难。团结同志、依靠群众,从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工作。如今“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的学术活动水平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扩大,已经成为我国脊柱外科以及骨科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之一。《中国脊柱脊髓杂志》也已发行至全国乃至欧美 20 余国,并被评为国家精品科技期刊,在国内核心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序名列前茅。

张光铂教授为中国脊柱外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他生前在多种场合常常检讨工作不足之处。他对学术组织的建设和《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的质量、学术水平、权威性和影响力有着更高的期待。张光铂教授离我们而去了,他的期待便是对我们的嘱托。我们当团结一心,把事情做得更好,铸造更辉煌的成就以慰英灵。

张光铂教授安息吧!

大师风范,崇高心灵

唐天驷(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 215006 苏州市)

三十年来,我和张光铂教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离去使我无时无刻不沉浸在痛彻心扉的思念之中。真是心境空荡无处安,怀着落叶对根的无限思念。他在人生的舞台上,从容谢下生命的帷幕。他是医学界的大师,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去年深秋,许幸之,我和杨惠林教授怀着情谊深长的思念去协和医院看望他。那时,看起来面色焦黄,但他精神依然健旺,妙语连珠,在他脸上还洋溢着愉悦安详的笑容,给我们带来安慰,我们祈祷他的病情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辞别时,是人间真情的坦露,是蕴藏深爱的折射,眼泪不自禁的顺着腮边滚滚而下,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君不见有人强忍悲痛湿青衫。愿此情永远在心中思念长留。

改革开放不久,那时我国脊柱外科还没有自己的学术期刊,许多脊柱外科医师都有一个愿望和呼声。《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终于在 1991 年由张光铂教授任主编在北京创刊。创刊之初筚路蓝缕,创业维艰,人力、物力严重不足,经历了非常艰辛的岁月。

他学问渊博,高瞻远瞩,胸襟豁达,是大家最亲近、最敬仰的人。他对杂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竭尽了全力,充分体现了他人生的追求和价值。他牺牲了休闲的时间,夜以继日,精益求精,以高度责任心,字字斟酌,句句校审,确保文章质量。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精神!从单纯纸板传播到今日的数字化出版,覆盖

全国及欧美 20 个国家,在脊柱外科领域保持着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

张光铂教授走了,走时的声音像春雷,震地有声。我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这是一件非常令人伤心的事,但他的传统美德、高尚心灵,世代传承,永照人间。您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读者们永远思念您。思念啊!无限的思念……

大医精诚,千古流芳

胡有谷(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脊柱外科 266003 青岛市)

今闻张光铂教授因病逝世,不胜哀痛。此犹如巨星陨落,医界为之震动。张光铂教授虽骑鹤仙去,但生前音容仍历历在目。

张光铂教授在世八十有六,余有幸与其相识也三十年有余。张教授在骨科的学术造诣举世瞩目,其最早进行我国青少年脊柱侧凸流行病学调查,最深入地开展脊柱脊髓损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撰写了我第一部骨科康复学专著《中国骨科康复学》。论著之多有目共睹,蜚声海内、外。张教授在骨科重大学术会议上所作报告,开拓眼界,引领航向。在会议点评发言,有理有节,真知灼见,深为聆听者铭记在心。

医学学术期刊为重要医学文献。当前国内能有逾百年中华医学会之期刊声誉相当者,公认为《中国脊柱脊髓杂志》。此与张光铂教授任主编期间所付出的心血耕耘息息相关。每篇文稿初评,其客观评审;每篇刊文,字字阅读斧正。常当暮色降临,携稿步行于樱花园小道回府,继续进行未完之工作。

斯人已逝,深信当今《中国脊柱脊髓杂志》,仍将沿着张光铂教授办刊宗旨和理念,继创辉煌。

张光铂教授学者风范,满腹经纶,却谦卑亲和,人所敬佩。我院有幸邀请张光铂教授参加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其既指出课题之科学和新颖,亦对工作成绩和立论予以肯定,更为该研究阐明前瞻方向。此使学生由衷受益,亦使为师者领悟大师言之高屋建瓴。真谓惟我忆君千里志,其声誉不朽。

今日怀着对张光铂教授崇敬之心,叙其生前一、二。随着年月飞逝,仍将去人之久,思人之深。愿张光铂教授在天之灵,仍感知其在世挚友缅怀之心。

沉痛悼念张光铂教授

侯树勋(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100037 北京市)

苍天无情,人生有限。最敬爱的兄长、良师张光铂教授于 2016 年 3 月 5 日 8 时 48 分永升仙国。

张教授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86 个春夏秋冬,86 年的风风雨雨,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唯一不变的是他对中国骨科的热爱,对发展中国脊柱脊髓事业的执着。

为了传播脊柱脊髓专业的先进理念及技术,为了加强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在张教授的领导和老专家们支持下,于 1991 年成立了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25 年来在全体学会委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已发展成为在我国脊柱外科和脊髓损伤领域学术级别最高、学术影响最大、涵盖专家最多的学术组织,为脊柱脊髓专业搭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交流平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脊柱脊髓事业的发展。

张教授阅历丰富,对问题的见解独到。在学会活动中坚持以学术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在学会骨干的选拔上注重人品及学术水平,提倡严谨创新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在学会内形成了一股和谐、友好、清新向上的风气,推动了学会的快速发展。回想在这些年中,每每遇到重大问题,我总是会请教张教授,而他总是在关键时刻给予我提示和建议,使得我在工作中少走弯路。张教授的离世是学会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而言则是痛失一位老师、兄长和挚友。悲恸之余,我们更应该继承张教授优秀的思想品德,秉承其一贯作风,尽最大努力把学会办的更好。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起步维艰,张教授凭其坚韧的毅力与执着,创刊第二年就使杂志摆脱困境,逐步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张教授深知论文质量乃杂志命脉,故而严把质量关,对要刊出的每一篇论文均仔

细审阅。即便住院期间,病情略有好转就审稿于病榻之上;乃至在此次病重期间,仍伏案提笔,耕耘不止。

张教授科学严谨的精神始终影响着《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的发展。他思维敏锐,善于捕捉新理念新技术,有些新技术在开始阶段不够成熟,面对很大争议,他依旧在杂志上刊登有关的学术论文,并同时刊登不同观点的文章,让学者们各抒己见,让读者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促进了学术争鸣和繁荣。

张教授经常指导年轻医生撰写论文,经他审阅的文章,满篇红字包含了张教授的殷切希望和一腔热血。他对学生的不足给予热情指导,但对稿件中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则予以严厉批评。曾有编委反映在已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其表格的数据与国外一篇英文文献的数据完全相同,查证属实后,张教授以杂志社的名义将这种抄袭情况如实反映至作者所在学校,该单位查实后在给予作者相应处理的同时,将处理结果反馈至《中国脊柱脊髓杂志》。

正是在张教授精心呵护及汗水浇灌下,《中国脊柱脊髓杂志》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脊柱脊髓期刊,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影响因子名列前茅。所刊登论文的科学性、先进性、创新性和实用性得到广泛好评。一个学会,汇聚了一个时代的脊柱外科精英;一种期刊,书写了一个群体的浪漫春秋。在六十六年从医生涯中,张教授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忠厚朴实的做人风格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一代大师,驾鹤西去,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追念及之,长歌当哭。沉痛悼念张光铂教授千古。

恩师仙逝,风范永存

关 骅(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脊柱脊髓外科 100068 北京市)

巨匠星陨,日月失辉。在 2016 年 3 月 5 日阴沉的天际下,我们失去了一代名医、良师——张光铂教授。

50 年前,张光铂教授是我在协和医学院骨科实习时的指导老师。那时的他一身白衣,身材挺拔俊秀,面容严肃却又不失幽默,使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实习医师倍感亲切。终生难忘的是,我第一次亲手完成的骨科手术,就是作为张光铂教授的第二助手完成的髂骨取骨术。作为实习医师,第一次亲手完成一台手术,心情十分紧张。回眸一望正在做脊柱手术的老师,看到的是口罩上方如炬的信任目光,顿时使我信心倍增,顺利完成了手术。张老对学生、年轻医生的诚挚关爱和悉心培养,使得现在全国一大批脊柱外科专家、学者、医师及研究生们汇聚在他的身旁。

自古“医乃仁术”,“仁者爱人”。张光铂教授对患者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地位高低,一视同仁。他经常教育我们“医生看的不只是病,更重要的是看病人”,也就是医学的一切服务过程、科学研究都要围绕人,把人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我曾介绍过一位家境贫寒的患者请张老会诊,患者回来后方知他了解情况后未收任何会诊费用。他还常教育我们:“应当感谢病人,他们千里迢迢远道而来,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他对病人热情、负责的工作精神融入了临床工作的点点滴滴。他注重临床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他说“患者的生命高于一切,来不得半点马虎”,而且一切临床操作应尽量不增加患者的痛苦或对患者产生伤害。他对病人诚心诚意的态度影响了他身旁所有的学生和医师。

大医精诚。张光铂教授对患者、学生及各级医师总是真诚相待,对临床教学、医学科研和杂志编纂工作又永远是精益求精,是我们临床医生的楷模。在技术方面,他强调“三基三严”,教育我们在临床工作中要遵守科学精神,一定要注重体格检查,从而为疾病的诊断提供可靠证据,他曾言:“现代科学仪器很发达,但代替不了体格检查”。他要求临床医师的体格检查必须手法精确到每一个具体细节。张教授对疾病的诊断治疗一丝不苟,还特别注重患者的随访,认为只有长期随访才能证明临床治疗效果,才能巩固医生的临床经验。

为创办《中国脊柱脊髓杂志》,他呕心沥血,耄耋之年仍坚持亲自审查稿件。杂志每年都有一期稿件由我负责复审,一尺余厚的稿件中,每篇都有张教授认真修改过的笔迹,有的文章甚至一页中每行都有批改的注释。张教授阅稿极为细心,大到段落结构,小到标点符号、错别字无一遗漏。他还特别重视青年

医生和基层医院医生的稿件,告诉我们如果符合要求应尽量刊用。在杂志审稿过程中,当发现个别医生因过度医疗而损害病人利益时,他会感到义愤,并教导我们决不能做这样的医生。同时,他对医学刊物中的抄袭和造假行为也非常气愤和痛心,但他对犯错的医生在批评教育的同时却又不失宽容。

张光铂教授是我一生的恩师,他为人刚正,不图虚名,不随波逐流。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一名好医生。张教授为人做事的风范,是我和我的后辈终生学习的榜样。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张光铂教授千古,愿您一路安好!

天道酬勤,人道酬诚

刘忠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 100191 北京市)

张光铂教授走了,我国骨科界又一颗巨星陨落。

在向张教授告别之时,我们缅怀他为骨科事业奋斗不息、勤勉耕耘的光荣一生。张光铂教授是为我国医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骨科学专家,他既是广大骨科医生由衷敬仰的前辈,也是多年来带领着我们并与我们一道在骨科学发展征程上并肩前行的良师益友。

张光铂教授是一位扶危济困的医者。在从医 60 余年的生涯里,他为诊治疾病忙碌奔波,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对患者一视同仁,不分高低贵贱,用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医德赢得广大患者的信赖。他对医术精益求精,是脊柱外科领域造诣颇深的医学大家。

张光铂教授是一位孜孜以求的学者。几十年来他对骨科学潜心钻研,从不懈怠,著书数十部,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年逾八旬时仍经常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骨科学术讲坛上,在我国骨科事业的发展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正是在张教授等老一代专家多年来的共同培育和带动下,才使我国骨科届人才辈出,快速进步,并取得今天令世界瞩目的辉煌。

张光铂教授更是一位献身事业的奋斗者。在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 25 年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张教授等老一代骨科前辈不知倾注过多少心血和汗水;在《中国脊柱脊髓杂志》从无足轻重的专业期刊变成当今国内最具权威性并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脊柱外科学术期刊之一的整个过程中,张教授更是功不可没。他呵护并培育着杂志不断成长壮大,简直是像父母拉扯孩子般尽心竭力。每一篇来稿他都认真对待,每一期刊物他都要严格把关。在发表论文的环节上,他刚正不阿,以身作则,从不拿原则做交易。他用严谨求是、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坚守着学术期刊的科学性、真实性和高水准。在编辑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繁杂工作中,他废寝忘食、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天道酬勤。他付出辛劳和智慧所结出的累累硕果已经呈现给世人,与此同时,他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作风也令后人勇往直前,不敢懈怠。人道酬诚。他用平易近人、真诚待人的胸襟与同道及晚辈们结下的深情厚谊将永世长存。他用率先垂范、求真务实的高尚人格所树立起的一代大师的风范将继续发扬光大。

张光铂教授一路走好!

无限哀思祭前辈

邱勇(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脊柱外科 210008 南京市)

惊闻我国著名的骨科界大师张光铂教授不幸辞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晚辈,顿时满心含悲,无限感喟——巨星陨落,中国骨科界痛失一位学识深厚、德高望重的前辈! 悉闻噩耗,悲叹不已。

张教授一生勤奋好学。建国伊始,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从此与医学结下深缘,求知若渴,先后至捷克、中国医学科学院深造,经过不懈努力,获得博士学位。至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50 多岁的张教授仍不忘积极追索汲取国际最前沿领域的知识信息,远赴日本千叶大学研修脊柱外科。这种终身学习、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成为了我辈医生敬仰与效法的榜样,我经常在科内用他的这些精神鼓励年轻的一代。

张教授更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与诸多前辈一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拓了我国脊柱脊髓康复事

业的发展,引领了脊柱矫形技术的革新,谱写了我国现代脊柱外科学飞跃式进步的新篇章。他提出了完善的青少年脊柱侧凸畸形筛检的“三检筛选法”,经济高效、可靠;他发表大量学术论文,探讨并提出系统的脊柱畸形矫治的手术原则;同时,他还深入群众,为患儿及当地理疗师编印康复手册——《脊柱侧凸及后凸畸形体操疗法》,也成为我此生读到的唯一一本有关脊柱侧凸康复的专著。

对于后学晚辈,张教授也是极力指导扶携。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培养了众多骨科医学英才。他是我 1997 年从法国归来后遇到的第一位脊柱矫形专家,对我工作的开展进行了精心的指导。他 1998 年在温州组织的全国脊柱外科会议也是我回国后参加的第一个全国会议。我当时的粗浅工作就受到了张教授的欣赏,且把我的论文“严重脊柱侧凸的分段多棒矫形”推荐为大会第一个发言,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撰写的大量优质学术论文,编纂的诸多骨科学重要著作,成了我自己的体认与经验;他曾多次莅临我科主办的脊柱畸形国家级学习班,指导讲学,分享经验,受益匪浅。更有意义的是,张教授不仅仅局限于传授一人之学,他高瞻远瞩,在 1991 年便同其他专家一道创建了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专业委员会,并创办了《中国脊柱脊髓杂志》。在更高端更深远的层次上尝试了国内脊柱脊髓康复领域学术力量的整合,大大促进了我国脊柱外科学者彼此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从此,我国的脊柱脊髓康复事业得以迅猛发展,众多新兴理念与技术得以普及,逐渐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部分领域甚至领先国际。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张教授等老一辈骨科巨擘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呕心沥血的躬身力行是分不开的。他甘做踏脚石,俯为孺子牛,传播知识,构建平台,只为后来学者能更快更稳更便捷地踏上脊柱脊髓疾患治疗的学术之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年轻一代骨科医师作为受益者,永远也不应忘记张老当年的苦心孤诣与默默奉献!

张教授医德高尚,学识渊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为广大骨科患者带去了希望与福音,为中国脊柱外科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居功至伟!我们为大师的离去感到无限惋惜与万分悲痛!愿所有骨科同道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张教授奋斗终身的医学事业,学习其奋进创新、福荫后学的精神,将之不断发扬光大,为祖国的骨科事业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

我为张教授的离去感到万分悲痛,请允许我代表南京鼓楼医院骨科全体同仁,谨向张光铂教授的逝世致以沉痛哀悼!

张老一路走好……

广厦倾兮柱梁摧,泰岳崩兮北斗坠。江川涸兮日月泯,天地坼兮四极隳。哲人萎兮锥血泣,大德归兮吾心悲。灵永驻兮扶后学,路修漫兮矢志追。

最浓的哀思当拭泪,最远的送别是传承

吕国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脊柱外科 410011 长沙市)

我有一壶酒,与君别风尘。清风拂晓月,晨露照归人。曾植君子柳,飞絮惹波痕。遍种南山日,青鸟告流云。

此生有幸,追随先生,如父如师,受教经年。此一去哀思难尽,二十载往事如昨。虽以泪祭,难作别离。然先师临前委以重托,惶恐之下,当思报还。且把忧思当勉励,不教拳拳作泪痕。作文以记,慎之戒之!

2016 年 3 月 5 日,阴云密布,雨将下未下。人在长沙,心却祈盼着千里之外的北京能传来好消息。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陪他最后一程,噩耗传来,唯呆立无言,泪如泉涌!泪眼婆娑中,往事一幕幕浮现,与先生朝夕相处的日子突然历历在目,却遥不可及。

初识先生,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他当时已是中国脊柱脊髓界的领军人物。先生儒雅亲和的美名,让我遥为仰慕,却无缘面见。

直到 1996 年,在温州召开的中国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上,才终于有幸与先生相识。彼时我刚过而立,在这个艰深的领域不过是个刚入门的愣头青,先生却已是业界泰斗,正开启中国脊柱脊髓外科一个新纪元。先生在台上,我在台下。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声如洪钟,一字一句仿佛能穿透学科的疑

云,又温婉谦和,一日一笑好似春风细雨。与会期间我冒失地找他请教,而他则对所有问题都耐心解答、倾囊相授。

不久后,我向《中国脊柱脊髓杂志》杂志投上第一篇论文稿,对于文中存在的问题,他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作风贯穿于我跟他交流的始终。从此,我与先生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2002年,正值筹办第六届全国脊柱脊髓学术会议。当时的我,正是踌躇满志的年纪,于是不知深浅地走到先生面前说:能否让我来承办这届年会?听了我的话,他认真地看着我,那眼神中,似有担心,却无拒绝。也许他知道,当时的我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与繁复程度,经一番认真细致的交流后,他毅然决定放手让我接受一次挑战。随后先生高屋建瓴的指导我对会议每一个环节进行精密策划,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让会议达到最好的学术交流和传播的效果。“通过一届会议,一定要达到学术的一次升华”,先生始终这样提醒。最终,在先生的关心下,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无论在高雅的学术殿堂,还是在日常的交往中,无处不展现先生身上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

2006年,在博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他活力十足的言行令人印象深刻。讲台之上,他仍像往年一样言辞有力、神情飞舞,对学科投入的热情似乎丝毫未随年龄的增长而衰减。会后我们去琼崖漂流,基于他的年纪,这项运动显然超过了安全的范畴。然而,面对水流湍急,岸石嶙峋,先生却丝毫不惧,直呼过瘾,甚至还嫌水流太过“温柔”。他像年轻人一样享受着撞击与沉浮带来的刺激,似乎这可以让他把时间老人远远地甩在身后。这种面对险境的从容与他在学术事业上的敢于挑战、敢于拼搏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勇者意气。值得一提的是,返程路上,天降大雨,我在去机场的途中已全身湿透,正狼狈间,电话中传来了先生的关怀,反复多次,一一嘱咐。言语之间的关切,令我至今难忘、回首动容——先生对我犹如慈父般呵护!

25年来先生引领中国脊柱脊髓事业的不断发展,他创办的《中国脊柱脊髓杂志》已打造成了业内不可复制的经典,二十年积淀而成的权威,绝非轻易,是先生耗尽一生心血谱写的华彩篇章。

2013年的一幕令我永生难以忘怀。在《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编委换届会上,我胆战心惊地接受主编这一重任时,诚惶诚恐地望向先生,他却一脸微笑健步走向我,仿佛比我更加胸有成竹。他亲手将《中国脊柱脊髓杂志》主编牌交给我后,紧紧揽住我的臂膀,眼中满含期许与信任。刹那间,我的感受是那么真实——亦师亦父……他将视如生命的事业托付与我,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他用强大的臂膀支持我勇往直前。此时,责任与义务促我坦然接受这一新的挑战,不敢懈怠。

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杂志工作一直得到先生莫大的帮助,他就像一个守护者一样一直站在我的身后,给予肯定,给予支持。尽管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长沙,我和先生彼此音书不断。电话那头的声音,成为我在前行中最大的慰藉。

然而,在一次电话交流中,我听到先生咳嗽,我猜他可能病了,可他闭口不谈,仍然固执地跟我谈论工作。事后我询问旁人,才知道他此时早已病重。

心如刀绞,不可断绝。先生把一生献给了学科。又把一心的关爱留给了后人,最后留给自己的,只是两袖清风和一身疾苦。

在患病以后,先生仍不断地过问和关注杂志工作,每一期都要审阅,他仿佛是要把自己最后的知识在最短的时间里传授给我。

2015年元宵节,是先生病后的第一个生日。虽然此时已十分不适,见到他的学生和挚友,他却突然变得神采奕奕。一起欢歌,一起吹烛,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让人几乎忘了他是一个病人。临走时,他紧紧地拥抱我,眼眶充满了泪水,仿佛知道这样的时候不会再有。他抱着我的手竟是那样有力,似乎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时空在那一刻仿佛定格,并成为我记忆中将永远珍藏的感动。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拥抱,直到先生去世,都不会再有。

今年元宵节,他已处病危,意识模糊,而当我们来到他病床前,泪眼婆娑时,他又突然变得十分清醒。他向我们一一问候,言语不多,只是脸上始终挂着那只属于他的微笑,仿佛我们是他许久未见的孩子,而自己,仅仅是刚从一场漫长的清梦中苏醒。他又跟我们一起唱起了生日歌,声若游丝。我偷偷抹去眼角的

泪水,不让他看到,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能够带给他的欢乐与欣喜已不会太久。

.....

夜深,雨停,漆黑中一片冷清。算来已是先师逝去的第 5 天。终日的奔忙,似乎压抑住追思的情绪,再度回首,泪水终于又一次决堤。往日重现,唯恨在那些最后的日子里没能多一些陪伴,没能细细体味老人最后的温存。终其一生,先生于我,只有施与,未尝索求。念及先生嘱托,唯有振作,不敢蹉跎。

最浓的哀思当拭泪,最远的送别是传承。或许,这才是对先生最好的祭奠。

高山仰止忆恩师

李中实(中日友好医院脊柱外科 100029 北京市)

2016年3月5日,这一天于我是灰暗的,我的启蒙授业恩师张光铂教授走了。

2014年7月,张光铂主任因十二指肠肿瘤发生肠道梗阻以来,我就一直陪伴着张老,从安放十二指肠支架、肝胆管引流,肿瘤局部二次放疗,胃肠道几次大出血,最终依靠静脉高营养……,直到最后。虽然我对最后结局已有心理准备,但离别时刻仍让我悲痛不已。与恩师相伴 33 年,他给我谆谆教诲,留下了真挚的友谊,留下了严谨治学的科学作风,留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坚强豁达,不畏病魔。自张老患病后直至进入病危状态,张老始终以一种坚强豁达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病痛。每次有朋友前来看望他时,他总是打起精神、微笑应对,侃侃而谈,极力要给朋友留下美好的记忆。面对病痛,用超乎常人的忍耐在支撑,尽量不去麻烦别人。张老对自己的病情了如指掌,他没有选择无把握的手术、没有选择伤身的化疗,只是选择了局部放疗解除疼痛,效果明显。十分庆幸,从患病直至老人家离开,他都没有遭受同类疾病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他一直是按着自己的意志科学地支配着自己的生命。直到在世的最后 2 天,他头脑也很清楚,当他明白地说"我要走了,我正在走"时,身边的人无不惊愕。人不是神,医生,特别是医学大家,面对缠身的病魔能够清醒坦荡地正视就是神!重病期间,张老和我们一起愉快地度过了他八十五岁、八十六岁两个生日。老人家走完了他光彩照人的人生旅途,可谓人生无憾。

治学严谨,传道授业。张光铂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我院骨科开科之际,张老带领大家从头学起,他指导我们从骨科检查法、步态学、骨科病理学学起,同时汲取国内外最先进的知识与技术,手把手地教会我们清创术、骨折手法整复固定术、取髂骨、制备骨条、建立异体骨库、打髓人字石膏、制备溃疡油等基本功,教我们认症看病,使我们科得以快速健康地成长。同时,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学习,要求我们遇到任何临床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论是手术前的某一项检查异常,还是手术后的任何一个细微的病情变化,都要一查到底,发现问题要及时应对,绝不能心存侥幸。他还教会我们如何"救死扶伤",要站在病人的角度思考,任何时候都要把病人放在首位,当病人发生重大病情变化时,主管医生必须及时到场,这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工作的常态。张光铂主任做事严谨认真,不喜欢张扬,疾假如仇。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任何不属实的结果他都不会接受,任何虚假的东西都不允许送出,他铸就了我们尊重客观事实的严谨科学态度和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工作作风。

潜心钻研,开创局面。张光铂主任作为中日友好医院骨科开科教授,为了使我们在这个拥有三十几家三甲医院中能够站得住脚,立得起身,能够与各大医院齐肩而立,开院之初的确曾煞费苦心地带领着我们这些还不曾入道的几位医生经历了磨难。

中日医院开院初期,尽管当初医疗设备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但"在中日医院看病不予报销"的土政策让我们医院曾经冷清了好一阵子。张主任作为中日医院骨科开科教授,因势利导,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坐等医疗政策发生变化;而是抓住当初国内尚未完全开展脊柱侧凸治疗的时机,勇于进取,率先向脊柱侧凸矫形这一难题发起挑战。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医疗水平不够发达,脊柱侧凸矫形只有 Harrington 和 Luque 术式,张老带领大家经过不懈的努力,改良成 harrington-Luque 术式,采用改良的 Drummond 手术方法,减少了 Luque 术式的脊髓损伤并发症,成功地治疗了一大批脊柱侧凸患者,吸引了很多外地病人来我院治疗;

也让我们科很早就走出了当时病源不足的困境。

张老还带领我们对北京 44 所中小学校 20418 名学生进行了脊柱侧凸筛查,在国内首先应用波纹图像(Moire topography),采用“三检法”对北京地区青少年第一次进行了脊柱侧凸筛查。该方法不仅节约了大量 X 线胶片,也使普查的阳性率更加准确,获得了有参考价值的脊柱侧凸发生率数据。既增加了我科病源,又扩大了宣传。同时,张老又带领我们开展了脊柱侧凸畸形的系统防治工作,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畸形程度的脊柱侧凸患者,采用不同的治疗策略,还联合康复科编制了整套脊柱侧凸运动疗法(矫形体操)。脊柱侧凸系列研究后来获得了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这也代表了张老的医学成就高峰。

对外交流,自我提升。“走出去、请进来,洋为我用”是张光铂主任进行医学交流的主导思想。张老曾在日本研修,结交了一大批日本骨科界最著名专家、教授。张老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提出“医学无国界”,率先开展与日本骨科界的学术交流活动,分批邀请日本专家先后来我院进行学术交流。学术活动都选择当时的热门话题,以主题演讲、病例报告和手术表演的形式进行交流,涵盖了脊柱侧凸矫形术、胫骨高位截骨术、腰椎间盘突出症微创手术、髋关节外翻截骨术、髋股关节疾病等医疗领域。1985 年~1995 年,张老主持下我们科每年固定 2~3 次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成为了当时北京市骨科学术交流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吸引了众多骨科同行积极参加,医院学术会议厅座无虚席,学术讨论之热烈场景令人难忘,其研讨成果在北京市乃至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在促进中日骨科医学交流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东道主,中日骨科当然受益匪浅。脊柱侧凸矫形手术、胫骨高位截骨术、骨与关节疾病系列治疗等后来都发展成特长项目,并在日本建立了几个留学基地,先后将 12 名医生、护士派往日本各大医院研修学习,后来都成为了科室各专业的骨干。

谦逊待人,虚怀若谷。张老为人谦逊热情,真诚待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我们医院的特殊情况,我科对外医学交流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学者。张老总是强调:“外事无小事”。哪怕是一位外国同行来访,也要制定出详细的日程表,饮食、住宿、交通包括外宾参观等细节他都一一过问,学术报告内容必须事先沟通。刚开始时不论深夜还是清晨,接、送外宾他都亲自到机场,甚是感人;临走时他一定要热情饯行并送其礼物留念。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谦虚好客的品格使张老受到外国朋友深深的敬重。我们科与国外的医学交往也越来越多,我们年轻的医生是最终的获益者。

张老对后辈的教诲更是倾其所学,毫无保留。1982 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我毕业分配到中日友好医院,有幸拜在张老门下,受张老的教诲达 33 年之久。期间不仅系统地指导我学到了骨科各类精湛的临床技术,还教会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好医生。张老的“临床、临床,常在病人床旁”、“先看病人后看片子”、“文不厌改”等格言,永远指导我的行医之路。我大学的医用日语专业有了用武之地,在与日本学者交流中,全权负责食宿交通安排及其讲学翻译工作,不单日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专业知识学习也是近水楼台;更有幸近距离地接触到很多国际大牌专家,从他们身上也学习到了很多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成为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还记得 1987 年 7 月,张主任安排我去日本福冈整形病院学习,临行前张老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你是我们科第一个派出去的医生,到日本一定要勤奋努力学习,注意细节,和日本同行搞好关系,争取建成一个学习基地。我带着张教授的嘱托,经过半年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先后有 8 名医生在福冈整形病院进修学习,也成功邀请多名医生护士来我院进行了学术交流,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医学生涯。

2016 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的告别仪式上,张老安详地躺在那里,家属、生前好友、同事、学生们,挥泪相送。有很多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的骨科同行 300 余人一起送老先生最后一程。大家都知道张老一生喜欢花草,满屋的鲜花和恭候告别的长长队列是老人家精彩人生最绚丽的写照。

老先生一生勤奋,治学严谨,温润高雅若谦谦君子。他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求真务实的科研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一身正气治学,两袖清风育人,给我们后辈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也为我国医疗事业留下了太多的学术财富。

张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风采、他的事迹在我们心中永存并激励我们前进。我们饱含深情地追思他的音容笑貌,铭记着他对中日友好医院骨科的卓越贡献。

愿恩师张光铂教授一路走好!